

陳濟棠的故事

林光灝

陳濟棠字伯南，廣東防城人。生於民國紀元前廿二年（一八九〇年），早歲陸軍小學畢業，即加入同盟會，致力革命排滿。歷任師長、軍長、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江西剿匪南路總司令、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農林部長等職；抗戰勝利，奉派為兩廣宣慰使；三十八年春出任海南特區長官；來台後任總統府資政兼戰略顧問，陳氏平居多暇，不欲自逸，正擬在台北籌設學校，作育人才，以救時變，籌劃已有眉目，將就緒矣。詎料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三日，陳氏晨出勘查校地，突患腦血管栓塞症，遽返道山，享年六十有五。（查香港德明書院暨德明中學，均為陳氏生前手創，現台北德明行政管理專科學校，係為紀念陳氏而設。）

「機不可失」如此應驗

民國二十五年，西南執行部與西南政務委員會，因胡漢民先生在廣州顯困病逝，中央聞訊特派王寵惠（亮疇）等八大員，由上海過赴廣州，名為弔喪，實則問政；對於粵省軍政問題，曾與陳濟棠磋商並要求西南政委會將政權歸還中央

，以實現全國統一，抵禦外侮。陳表示無法接受，一面即聯合廣西之李（宗仁）白（崇禧），計劃採取行動。

陳濟棠既作上述決定後，遂加緊將原有之陸海空軍整編，至六月九日，粵桂兩省同時頒下勅令，揮軍北進。十日，粵桂兩方面軍隊已分次逼近湖南衡州、永州等處。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曾一再致電陳氏，命迅速撤出入湘部隊，澄清外間謠言，一切問題聽候黨之決議處理，不宜自由行動。陳氏與桂系獲電後，感於師出無名，乃通電全國，申明對時局意見與動員抗日決心，並以粵桂兩省聯合另組獨立軍事委員會，陳氏為委員長，兼抗日救國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為副委員長。

當時西南半壁，聲勢汹汹，大有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概。據傳：陳氏在發難之初，陳維周（陳氏胞兄，時任兩廣鹽運使）、林國佩（省議會議長）、翁半文等，曾扶乩以作行止取決，乩盤上赫然顯示「機不可失」四字，陳氏特別為之高興者再，以為「時機真不可失」！

於促使陳氏放棄用武，其間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余漢謀（榷奇）率其第一軍，自贛南大庾回師，直指廣州。

第二、李漢魂（伯豪）時任師長兼東區行政專員，於汕頭掛印封金，發表對時局宣言，該宣言傳誦一時。

第三、黃光銳、丁紀徐等率廣東全部空軍，北飛江西南昌青雲譜側機場待命，投歸中央。

這三大肘腋之變，事起倉卒，陳氏眼見大勢已去，乃召集全省文武要員，如廣東省政府主席林雲陔，廣州特別市市長劉紀文，省黨部常委黃麟書，民政廳長林翼中，省會公安局長何肇（公卓），第二軍軍長李揚敬（欽甫）等，會議於廣州東山梅花村三十二號官邸，作和戰最後決定。結果，陳氏深明大義，毅然離穗赴港，從此南天王朝於焉告終。

按當時局勢，余漢謀之第一軍，雖已由南雄直衝粵漢鐵路，將南下廣州，但香翰屏之第二軍，已進抵曲江之韶關佈防，準備與回師之第一軍作殊死戰。而李漢魂雖亦離開潮汕，然陳氏之心腹部隊，仍可控制東江一帶。其中與余漢謀頭鼎

者，則爲其多年銳意經營之粵省空軍，全部爲黃光銳率領北飛，影響士氣至深且鉅，兵未臨陣，而陸海空軍三鼎足已折其一，誰信交綏時能保其絕無意外？退一步說，即使陳氏悍然不顧一切，勉強一戰，其結局亦必歸失敗，自在意中。故「機不可失」四字應當另作解釋，至是否與乎陳氏命運有關？姑待下文詳之。

香港脫險自敘見志

其次，民國三十年，陳氏在農林部長任內，因其夫人莫秀英女士（高州茂名產）在港患血中尿毒病，醫藥罔效，命在旦夕，陳氏仗義情深，乃向中樞請假二十天，赴港探視。不詎到港不久，太平洋戰事爆發，香江告陷，敵僞欲利用其爲傀儡故企圖生獲之，有傳其已陷身敵手者，有傳其已在廣州播音者，飛長流短，不一而足，海內外人士疑信參半。幸陳氏機智，化裝相士藉離虎口，事後陳氏撰有「香港脫險記」一文，當時僅供前來慰問之親友瀏覽傳觀，並未公開印行。茲特節錄數段於後，以窺陳氏之晚節及其爲人。

「……當時唯一上策，惟有能及早離港耳，八號午後，我已請陳壽碩同志（按：陳策字籌碩海軍宿將，曾任虎門要塞司令）用余名義代電蔣總裁派機前來，接余及家屬赴渝，十日前復電照准，余喜可知矣，不意十一日九龍匪徒大肆劫掠，秩序紊亂，且聞來機，在南雄失事，十三日啓德機場又復失守，乘機赴渝之舉，乃告絕望，自時余益陷於艱苦之虞矣。在此數日間，余與內子壽商再

四，俱不能盡一善策，至十八日，敵已渡海登陸，在銅鑼灣作戰甚劇，余已知香港決難久守，內子亦以事急不忍以私情害公義，乃告余曰：「日寇欲得子以爲傀儡者必甚於他人，子一生革命歷史，將何以自保？晚節將何以自全？其化裝私行毋稍遲，遲，事之賊也。」余早有此意，惟恐傷內子之心，故不忍言，今內子先我言之，言以一婦人，能明大義如此！心極感佩，即將寄子託妻之重任，付託江茂森君。」

「……十九日午，余卸化裝再下山，臨行時，召兒女云：『有人問我行踪，可言我於十二日乘飛機到重慶去矣。』對內子云：『余生平行事，一本正義仁愛，昔日歷險已多，均能履險如夷，此行可決無危險，汝可安心，今後余暫改名爲何養，此名是我革命時所用之名，是余幼時乳名也。惟汝病後體弱，復以孀子女相累，則誠苦汝矣。今後須以人爲重，不必以財物爲念也。』

「……廿五日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於敵人勢力範圍之下矣，日人索余益急，危機四伏，隨時有被捕之虞，幸余生平素養，每遇大事，均以鎮靜處之，故始終心思不亂，下午七時余以爲電話必不通矣，始一試之，竟能通話，深以爲奇，以甘云：『此處旁人不少，非汝同道，誠不必多說話』，蓋深恐洩漏也。」

「該華僑中學尚有學生十餘人居住，每於日夜，或唱歌，或唱留聲機器，或打麻將，

及其他賭博，置戰爭修酷於腦後，余更感慨此殖民地之教育，誤我國家民族不少也。」

「……自竹萬一被捕，何以自處，自不能不爲之計，乃自語曰：『讀聖賢書，所爲何事，孟子不云乎！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則舍生而取義，今日余所處境遇，則其言不啻爲余說法矣。』便即遣林君至以甘處取鴉片錢餘，預爲成仁取義之具，并預備止痛時藉以自療，林君更爲寬命書龜壳等，以備必要時可化裝爲星相士，掩人耳目，卅一年元月三日以甘來云：『汪已派僞廣東民政廳長某到處尋訪，謂汪欲公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余始知日人擴張網羅之餘，僞組織者更甘爲鷹犬矣，余心更添一層憂慮，四月更有前十餘年之友二人來訪，勸余暫行隱匿，勿作逃遁想，待必要時，可出面維持大局，意圖逃脫，實屬危險，並邀我住某人家中，謂可保無虞，余已喻其來意，即答曰：『革命者祇有往直線，不能走曲線，更不能作投機之想，余爲三民主義信徒，豈能爲個人利害計耶。』復出所藏鴉片示之，以表決心，彼等見余堅決，知不可奪志，乃曰：『吾等實無他意，不過以此時圖衝破網羅求免脫，事實危險不能行，意欲保全吾公，留作中國政治一線生機，故來勸阻耳，見兄見智，不能強同，公既如其堅而決，吾等亦復何言！』遂與辭而退。」

「……余在港時經托友人相機送家人至

澳門，俟得聞轉赴廣州灣返鄉，當時若能照余定計劃而行，家人自可減少磨折，豈不甚善，然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因丙子念夫情切，以余離港後，久無消息，焦急不可言狀，竟出厚資自雇保鏢，買舟率幼小男直駛沙魚涌，未抵岸時于黑夜遇海盜洗劫，財帛衣物被盡為之一空，丙子病後之身，所遭若此，亦云苦矣，幸嚴多不太寒，沿途乞薯充飢，夜則覓稻草取暖，冀免飢寒，最稚子女，以是弱不能行，乃取筐籠盛之直趨河源，時有保鏢陳人者，其人頗俠義，憫家人所遇，以其身所有國幣貳仟元盡贈丙子，且囑稍待，俾其返家再壽，是亦可謂善心人矣。惟丙子以其曾作綠林客，恐其存心叵測，深致疑慮，乃不待之而行，又中途有偽組織某漢奸某，見余小兒女慧秀可愛，欲置之，丙子乃婉辭拒絕，彼認為不中抬舉，憶唐代胡人安祿山破長安時，貴人公子，流離失所

，杜工部賭狀，心極不忍，乃作哀王孫以哀之，其中有句云：「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苦困乞為奴。」其境遇與今日比照，誠無所分別，所可分者，彼腰間尚有寶玦珊瑚，猶搖尾乞憐為人奴，此則無衣無食，猶不肯為人收買，可知古今人氣節與民族精神，大相逕庭，惟其原因，實由 國父數十年革命奮鬥，所予民國者，其偉大誠不可思議矣。至河源，是自由區，及抵龍川，昔日相知綉袍之贈，盤食之賜，紛至沓來，至可感也。」

生平八字忠厚果報

按陳氏生於民前廿二年即清光緒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寅時，其八字為庚寅庚寅甲子，丙寅。丑宮立命，天干倒三奇，地支三虎排牙，子寅暗邀丑貴，甲戌庚聚貴於丑，庚金獨殺當頭，四柱純陽不雜。格局清奇，氣象雄偉，甲屬棟樑之木

，書云：「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以庚金殺星為斧，星為用神所在，以丙火制殺太過為病，一望而知為疆帥大吏之命。中年行壬運丙內，威望最隆，穩坐南天王寶座數年，為全盛時期。民國二十五年，在午運內，丙之陽刃在午，丙火之病復熾，庚金失其效用，況午沖子，坐不逢沖，難安於位，（甲坐子）拱貴之局亦破，安得不下野。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年，再出為農林部長，可知庚金為喜神。民國四十三年，歲次甲午，六十五歲，甲庚相沖，犯太歲，在申運內，申寅損祿，地支干戈迭起，日元與太歲，又復天比地沖，皆非吉兆，故歸道山。申運是庚之祿堂，本是用神旺地，弊在甲絕於申，可說是壽於佳運之時，得齊明令褒揚，生榮死哀，以往之龍濟光無此光寵，最近在共區身死之李濟深，尤難得此際遇。已故名作家汪希文寫「廣東三濟」之中，推崇陳濟棠之福澤最隆，此亦忠厚之果報也。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册出版
合售新台幣貳百捌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闊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册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册柒拾元合售貳百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